



心世界

All that matters

〔美〕杰恩·葛斯坦 著

Jan Goldstein

张玲茵译

天堂的声音

生命并不总是美好，
但它每天都会给你一件礼物，
只要用心感受，它就在这里……

爱与泪光交织的生命奇迹

媲美《廊桥遗梦》、《偷穿高跟鞋》的温暖经典

心世界

All that matters

〔美〕杰恩·葛斯坦 著

Jan Goldstein

张玲茵译

天堂的声音

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堂的声音/(美)葛斯坦(Goldstein, J.)著;张
玲茵译. --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09
(心世界)
书名原文: All That Matters
ISBN 978-7-208-08251-9
I. 天… II. ①葛…②张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
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84241 号

世纪文学出品

策 划 人 邵 敏
责任编辑 邵 敏
封面装帧 陈 楠

· 心世界 ·

天堂的声音

All that matters

[美]杰恩·葛斯坦 著

Jan Goldstein

张玲茵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)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

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锦佳装潢印刷发展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5.75 插页 3 字数 101,000

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8000

ISBN 978-7-208-08251-9/I·612

定价 16.00 元

名家
推荐

一本温暖人心的小说，拥抱生命的无限可能。引领读者
走过情感的迷宫……

— 玛丽安·威廉森，《纽约时报》冠军畅销书《回到爱与光明》作者

奇迹。杰恩·葛斯坦首部充满生命力、令人伤感、却又幽
默无比的小说，将会是今年度最响亮的声音。

— 理察·卡尔森，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《别为小事抓狂》作者

《天堂的声音》是写给怀疑“爱”可以治愈一切的人的。

— 瑞秋·娜欧密·瑞曼，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《自然心药》作者

写出了一个人爱和生存的故事。最终，这是一本希望和救
赎的小说。

— 芬恩·凯乐曼，《纽约时报》畅销书《街梦》作者

献给我的母亲，
也就是孩子们口中的外婆。
没有人能像她一样，
教我看见生命中
所有重要的事。

故事的 开始

童年时，父亲的表姊芬雅对我描述她从纳粹手中逃亡的经过：当时她只是个小女孩，一开始她躲藏在森林里，后来一位正直的女士将她藏匿在家中的阁楼两年。这些细节也创造了嘉碧这个角色。

渺小的我希望透过嘉碧，将这篇故事献给所有劫后余生的人，献给世上每一位拥有不屈不挠精神的芬雅。

ALL THAT MATTERS by JAN GOLDSTEIN

Copyright © 2004 BY JAN GOLDSTEIN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Hyperion as ALL THAT MATTERS.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yperion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2009 SHANGHA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
All rights reserved.

1

当然,事情还是出了错。

日落时分,不该有人在加州威尼斯海滩上注意到她。他们为什么会注意到?这里每天都聚集了各种不同长相、发色和不同心思的人,活像一座马戏团。他们是来看一天结束前的那片炽红晚霞和美丽夺目的金黄夕照。一位身高五英尺三英寸、灰褐色头发、身形瘦削的女人在人群中,就像一堆新电视节目中出现的回放节目,谁不会立刻转换频道?这是个完美的计划。

事实上,按照珍妮佛愤世嫉俗的想法,谁都可以关起门来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她为何要让家里一堆琐事影响她自杀?躺在电视机前看一整晚的电影、在网络上找到和她一样忧郁的人来个马拉松式聊天、或拨电话给那个曾经伪装成她生命中的伴侣,如今却让她心碎的人来羞辱自己。

所有发生的事,让她走到了这一步。

轻盈地在海滩上走了二十分钟，

挥别最后一个落日，

腰间绑着从不离身的摄影机，里面简单记录了她冰冷、毫无乐趣的生命加减法，而减法永远比加法多。

只有药物和酒精能提供她一个出口，

让她在混合蝴蝶片（译注：蝴蝶片，一种安眠镇静剂）和龙舌兰酒的云端上飘浮。

一切都离珍妮佛远去，正符合她的期望。

但一件不该发生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就在她任自己的头往下坠，正要昏厥时，一辆以金属刷子清扫沙上秽物的卡车经过她身边，就这样有人发现了她。

之后一阵混乱，医生、护士、助理在珍妮佛的床边来来去去。这几个小时，她的意识不断地内外游移。恍惚间，她看见一个朦胧的光点，父亲的脸不断在她头上来回出现。“他能够做到？”这个问题刺穿了她眼前的模糊景象，“即使此时此刻，他仍如此的整齐。”她从没见过他哭，“当我自杀时，你在哪里？”珍妮佛在心中大喊。她希望他回到他的小妻子和小婴儿身边，还给她一个他妈的清静。这方面他一向很行。

他真的走了，把她留给她的失败。

稍晚，在灯光、声音和体内的翻搅中，她沉入深深的睡眠里，并梦见了母亲。梦中，她的母亲莉莉站在一堆岩石上俯瞰

一片水面，往海里丢东西。但珍妮佛不记得自己到过梦中的地方。为什么母亲会站在这颗奇怪的石头上？她又丢出了什么东西？

第二天醒来时，珍妮佛感到虚弱而且困惑。

2

珍妮佛瞪着眼前这张憔悴又布满皱纹的脸：老人斑遍布、一小撮头发遮到眉毛、头上的白发仿佛一道光圈，看来既不真实又带点爱因斯坦式的喜剧效果。然而，她蓝色的双眼闪动着生命之光，脸上的表情像个孩子一样充满生气。一种情感牵动珍妮佛的心，她渴望抓住那双如天堂般安全的臂膀，这双臂膀曾安抚了一个破碎的家。但这种感觉很快就消失，珍妮佛再次将自己拉回现状，蜷曲着缩回自己的脸。她正面对着世上唯一真正关心她的人，但也因此，外婆成了她最不愿意见到的人。

“你在这里做什么？”珍妮佛问。

“我外孙女住院了，我不应该在这里吗？”这个年老的妇人伸出瘦削、血管纠结的手，捧住外孙女的脸。

“不，你不应该来这里。”珍妮佛往后缩，仿佛是一只被逼至角落、想找寻出路的动物。

老妇人点了一下头，她眼中的希望之光让珍妮佛安静，但她脸上的乐观也慢慢消褪，因为当她们互看着对方时，珍妮佛的眼神仿佛要刺穿她。珍妮佛读出外婆脸上的伤痛，但是她痛恨这一点，痛恨和她共处一室，恨她这样看着自己。她冷冷地注视这个疲累的女人，外婆的眼皮上都是皱折，双颊的腮红像小丑脸上粘呼呼的色块。不，这不是她记忆中的外婆。莉莉死后的五年腐蚀了一切。或许外婆就是因为这样才远离她，珍妮佛心想：“让我不必亲眼看着，对我如此重要的人慢慢死去。”那也就是说——她脑中闪过一个可怕的念头——死去的应该是外婆，而不是母亲。

“你真的不应该出现在这里，外婆。究竟是谁告诉你的？”珍妮佛语带轻蔑，不住摇头抱怨。

老妇人摇摇头，她知道珍妮佛这么说是因为忧郁症——一种扎根于她灵魂中的病。

“你父亲或许不是世上最好的人，”她露出一种了然的微笑，表示她明白一切，“但他还知道要通知该来的人。他现在待在走廊上。他告诉我他结婚了，太太的名字叫辛西娅，如果我没记错，还有一个小婴儿，就这样。我之前根本搞不清楚状况，除了他，还会有谁告诉我这些事？”外婆嘉碧轻声责备。

“听好，我不需要罪恶感，知道吗？我不是他妈的广播电台，替我爸爸的新生活作宣传。还有，他在那里做什么？”珍妮佛瞪着门，挑衅地唠唠嘴。

“我确定他很担心你。我们都很担心你。”嘉碧轻声说。

“他唯一担心的是会花多少钱。外人如果知道了，也许会影响他下部片子的计划，有个自杀未遂的女儿，会吓坏投资人的。”珍妮佛摇摇头，脑中快速闪过几个可能性。最后的结论是，这人也是投机主义者，只不过是穿四十号的哈维·温斯汀（译注：哈维·温斯汀，好莱坞的电影大亨，米拉麦克斯电影公司总裁。此处意指两人同为投机主义者，只有体型大小的差别）。他一定会巧妙炒作这件事，毕竟公关有时是用钱买不到的。

“他说不定正在那里接受采访，心急的父亲会牵动每一位记者的心弦，”珍妮佛脱口而出，“贝瑞·史丹普勒的荣耀！”

嘉碧将头转开，这个年轻女孩的痛苦与绝望让她哑口无言。珍妮佛变得如同陌生人，但她仍可以在珍妮佛轻蔑和令人伤感的话之外，看到女儿的影子。她想起珍妮佛孩童时甜美的脸，几年前珍妮佛来纽约看她时，在玛西百货爬上箱子跳舞，为大家带来意外的惊喜。当那个小舞者带着古灵精怪的笑容、双眼发光时，比纽约除夕夜到处悬挂的吊球还亮。

嘉碧伸出手抚摸她的额头，珍妮佛则紧紧闭上双眼，仿佛外婆爱的抚摸会带给她无法承受的痛苦。

“你知道的，孩子，我大老远飞过来，被绑在飞机上那个像为小狗准备的座位上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——那就是我爱你。你听到了吗？”嘉碧柔声说。

珍妮佛紧握拳头将头转向另一侧。嘉碧沉默地坐在离珍

妮佛最远的床沿，而珍妮佛则缩回沉默的壳里。这个年老的女人突然觉得很疲惫，发出一声刺耳的呻吟，用力吸一口气，小声说：“我来是要让你知道，也要你记得，即使身在医院这种地方，你也不是一个人，珍妮佛，你从不曾孤单。”

吉泰儿·嘉碧·祖克曼是那种在紧要关头时，你会想到她的女人——特别是事情已经到了很糟的地步。当然，从她的外表绝对看不出这一点。她的个子矮小，过去坚硬的线条被年岁磨得柔和许多。她走路有一点驼背，除了因为以往的日子过于艰辛外，也因为呼吸不顺的缘故。她的勇敢和对生存的渴望，曾让她在同侪中不受欢迎。她的丈夫伊齐克已经过世21年，他曾说嘉碧的聪明胜过纽约一半的人，机巧胜过另一半的人。但如今的她则多了一股柔情，特别是面对和家庭有关的事。

76岁的嘉碧依然活力旺盛。但严重损坏的肺让她受了许多苦，那是长年抽烟的结果。当伊齐克还在世时，早在大家认为抽烟有害之前，便已不断催促嘉碧戒烟。但嘉碧非常固执——在这件事上，她的固执是错的。这几年来，嘉碧得弯腰才能避免不停干咳、喘气，以及不能呼吸的症状，肺气肿的毛病让她不得不承认，这种情况总有一天会杀了她。虽然伤害已经造成，但她还是拒绝等待末日。嘉碧宁可将现状视为是测试自己的机会、是对自己的挑战。也许必须放慢脚步，但她

绝不会停下来。

因此所有经过曼哈顿西区、经过她居住了 37 年的家，甚至是经过她身边的人，都深信嘉碧是一位坚强的老妇人。在她粗糙和布满皱纹的皮肤下，跳动着一颗劫后余生的心。

珍妮佛的怒气让嘉碧心痛，触碰到她埋藏在内心深处那份失去家人的伤口。她很想和珍妮佛分享这段伤心往事，告诉她自己曾经如何祈求结束自己的生命，但她的外孙女还没准备好倾听她的故事。

嘉碧想起姊姊，她连过完青春期的机会都没有，她去世时还未满 20 岁。而眼前的珍妮佛已经 23 岁，躺在床上，像胎儿般蜷曲着身体，嘉碧突然很生气。为什么外孙女要如此草草了结自己的生命？

注视着这个处于困境的女孩，嘉碧的怒气渐渐消失了。她瞥见外孙女苍白的手臂，静脉注射正在供给她生命的能量。嘉碧担忧地皱起眉头，手肘间的皱褶沁出一粒粒汗珠。此刻，在这一间病房里，她对莉莉的记忆发誓，她一定会帮助珍妮佛走出黑暗，重回光明。

3

护士长在病历报告中告诉贝瑞·史丹普勒——他的女儿此刻最需要爱和扶持，绝不能再有冲突，或任何激怒她的事发生，贝瑞将这个警告放在心上。翌日早晨，他带着第二任妻子以及和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小孩，出现在珍妮佛的病房里。嘉碧的家和医院在同一个街区，所以几分钟前已经抵达病房，她敷衍地和前女婿以及他太太——比佛利山庄的有氧教练互说一些生活杂事，下意识地伸手捏捏贝瑞怀里小婴儿的脸颊。然而眼角却瞥见外孙女眼中闪过一丝被背叛的怒意。她将手从婴儿脸上抽回，很快地走到房间另一侧。

珍妮佛观察着父亲。他还是一样，像个静不下来的风车不停转动：夸大的手势、脚跟不停抖动、在房里来回踱步、眼神在众人身上游移，以确认自己有抓住每个人的注意力。此刻他正和小婴儿玩耍，把她高举到肩上，又转到手臂间，小婴儿发出咯咯的笑声，让珍妮佛想到了吉娃娃。贝瑞的眼神反复

在小婴儿和珍妮佛身上转来转去，仿佛在说：“嘿！珍妮佛！你不用靠自杀来引起我的注意，我一直都在你身边不是吗？我做得到的！”

“你这自私自利的混蛋。”珍妮佛别过头心想。

另一侧，贝瑞那位身为有氧教练的太太正滔滔不绝谈论“何处有新的瘦身课程”，以为这样能让珍妮佛很快“适应”她的生活。问题是，珍妮佛压根不想“适应”这女人的生活。现在，她唯一想做的事，就是把这个烦人的小婴儿从眼前弄走。

二十分钟后，这出闹剧就被贝瑞的传呼器打断。他读着传呼器上的讯息，表情凝重，仿佛发生了生死攸关的事。

“混蛋！”他喃喃自语，抬眼时看见嘉碧眼中的不以为然，他试着解释，“如果我没在拍片现场监督，事情马上就会搞得一团乱。嘉碧，你能飞过来真好，我知道珍妮佛一定很感激你。是不是，珍妮佛？”珍妮佛瞪着窗外，“好吧，我得走了，但我晚一点会过来，我保证。”

嘉碧看见贝瑞挥手道别时，松了一口气。贝瑞很快就带着他的新家人离去。

房里突然安静下来，仿佛龙卷风扫过不留任何东西，只剩下在寂静中毁损的残骸。嘉碧看到珍妮佛闭上眼睛，靠着枕头深深吐出一口气。

“该不会她父亲在这里的时候，她都一直屏住呼吸吧？”嘉碧注意到珍妮佛的脖子和下巴的肌肉放松了，像是紧系在腰